

楊遇春膽識過人

「戴笠先生感人之處，實在太多了，能够使人永遠懷念，終身難忘。他信任同志，知人善任，能替同志負責；所以人人能發揮所長，放膽去做，盡力以赴，成就往往出人意料，收到很大的成果。他明察秋毫，又能分辨忠奸賢不肖，執行紀律，絕不馬虎；大多數同志都知紀律森嚴，不以身試法，少數投機取巧的不肖份子，終難倖免。他愛護同志，無微不至，尤其對於能够自重自愛的同志，雖有小錯小過，每於閒談中，予以糾正，既不傷他們的自尊心，又可收到勸善改過的功效。他對功過是非，極其分明，絕不感情用事，而有偏差。因為有功必賞，有過必罰，使人人知道奮發，雖受處罰，也是心服口服，而無怨言。」這是楊遇春對戴笠先生的認識和觀感。

楊遇春是一位情感非常濃厚的人，他一邊回憶往事，一邊慢慢地爲我敘述許多故事。我看到他眼裏含着淚珠，轉來轉去，大概是想到戴先生某些感人的地方，興奮的熱淚盈眶。也許是勾引起他懷念戴先生，心裏難過。的確，戴先生離開同志，拋下工作，使千萬同志失去領導，在國家處境艱難的時候不能發揮力量，是國家的最大不幸，每一個同志回想起來，都會悲傷的。楊遇春爲我敘述了許多片斷的故事，而每一

件故事都顯示出戴先生傑出的地方，絕不是許多人能够相比擬的。

照顧功勳無分親疏

抗戰開始，楊遇春任第三戰區江南挺進軍總指揮，有一次見到戴先生，剛好在他身邊，有一位姓倪的支隊司令，順便介紹認識了戴先生，後來這位倪支隊司令在江西萍鄉下火車時，不慎墜車身亡，倪支隊司令少年英俊，戴先生對他的印象很好，對他的死，非常惋惜。

楊遇春因為防守廬山有功，蒙 領袖召見，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年）夏天到了重慶。這時戴先生正好生病，楊晉謁 領袖以後，去曾家岩看戴先生，戴先生躺在床上，讓他坐在旁邊的沙發上。

「你這一次晉謁 委員長，談了些甚麼？」戴先生問楊遇春。

「委員長祇問了一些作戰的經過和我的家庭狀況，還寫了一張條子，給我兩千元。」楊遇春回答。

「你知道到那裏去領嗎？」戴先生好像知道他拿着兩千元的條子，不知道怎樣去領錢。

「不知道。」楊對重慶人生地不熟，不知道軍需署在那裏，正為領這兩千元發愁呢！

「最好把條子交給會計室，向他們換兩千元現款，讓他們代你去領，可以省去許多麻煩。」戴先生說完，緊接着問他：「那位倪支隊長身後的情形如何？家裏有些甚麼人？」

爲了領兩千元，戴先生替他想得那麼週到，已經使他感覺到，戴先生體貼同志，到了無微不至的境地

，現在又問到倪支隊司令，楊遇春感動得幾乎哭出聲來。倪支隊司令並不是軍統局的工作同志，同戴先生僅僅見過一次面，又是偶然的機會，過了兩年多的時間，戴先生居然記得他，還知道已經死了，關心到他的身後，那麼對於自己的同志，不是要更關心嗎？這一問，如何不感動人呢？楊遇春把倪支隊長身後的情形，詳細報告戴先生。

「現在有一個少將級的職務，（當時軍統局的同志担任少將職務的還不太多）我想請你担任，不知你的意見如何？」戴先生說。

「莫說是少將，就是戴先生要我去當兵，我也毫不考慮，立刻去幹。」

「現在每一個戰區成立一個混城隊，由我們派一位專員，負責該戰區混城隊訓練和編組，我打算派你到第六戰區負責。」

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是陳辭修（誠）先生，楊遇春到達恩施後，同陳長官相處得非常融洽，工作得非常順利。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年）財政部緝私署成立，各省成立緝私處，戴先生決定一個原則，處長人選，以軍校同學為主。江西緝私處處長決定由楊遇春担任，打電報到恩施，要他立刻回重慶，並沒有說明原因，陳長官認為楊遇春組訓混城隊，很有成效，硬是不放他離開。但是戴先生的命令是不能打折扣的，經他好說歹說，費了許多口舌，陳長官才答應他回重慶看看，並且給戴先生寫了一封親筆信，要楊遇春仍舊返回第六戰區。他到了重慶，才知道要他担任江西緝私處處長，他覺得沒有幹過緝私工作，這種工作又最容易

出毛病，怕將來幹不好，不敢答應。

「你先去上海一趟！」戴先生不提緝私處長的問題，轉了話題，說道：「張爲邦同周偉龍合不攏來，兩個人鬧意見，你要知道，張爲邦在浦東很有辦法，我們需要他在那邊工作。你去上海，替我勸勸他，安慰他，鼓勵他，要他不要離開那裏，繼續幹下去。」

張爲邦聽說楊遇春專爲他的問題要來上海，已經到了金華蘭溪，準備經餘姚到浦東，趕緊打電報阻止，要楊在金華等候他，他來看他。張爲邦不認識一個字，是一位有血性的人，人很爽快，講義氣。兩人見面，楊遇春把戴先生的意思轉告給他，並且告訴他，戴先生非常器重他，張爲邦非常感動，奉召到重慶之後，即回浦東，繼續負責，問題迎刃而解。就在楊同張爲邦見面的時候，戴先生的電報也到了，命令他立刻去江西，籌備緝私處！不幹也得幹，不容許有考慮商量的餘地。楊遇春不敢怠慢，趕緊到江西泰和，籌備緝私處，一下由武官變成文官。

借事譬喻紀律嚴明

三十二年（一九四三年）戴先生到東南巡視，路過江西，邀楊遇春陪他同行。事後才知道，原來戴先生打算由楊做忠義救國軍總指揮，後來到了安徽廣德，覺得並不妥當，才改變了主意。

由江西到福建建陽的東峯，汽車可以通行，交通還算不差。在路上，戴先生嚴肅中帶些輕鬆，同楊遇

春說：「聽說有一個幹部同志迷戀着一個女人，真是傻瓜！一個大丈夫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對女人怎麼能着迷呢？我們肩負着革命工作重任，如果把有益的時間去談情說愛，那是非常危險的。要能做到說摔開就摔開才行，你說對嗎？」

大概是有人打了甚麼小報告，楊遇春被女人迷住了，戴先生才這樣提醒他。用這種方式來教育部下，警告部下，真是高明極了。

東南訓練班原設東峯，因為中美合作所成立，也要成立訓練班，才和東南班合併，改為中美第七訓練班。戴先生要向學生講話，指示一切工作，必須多留幾天。一天下午，夕陽西墜，天氣清爽，戴先生的心情非常好，要楊遇春陪他到田間散步。他們走着，談着，戴先生很感慨地說道：「真正能够共患難，像你這樣，一生之中，能有幾人？真正為革命，為國家民族，犧牲奮鬥，像我們同志這樣的，又有幾人？」

楊遇春對戴先生的這一段談話，印象非常深刻，至今記憶猶新。他記得，談話時，戴先生那種誠懇的態度，充滿情感的言詞，使他非常感動，當他聽完戴先生說話，他的一切無形中被戴先生的真感情所融化了。他不但願意把他的一生為戴先生而工作，甚至連生死都忘記了，戴先生要他赴湯蹈火，也會毫不猶豫，立刻以赴。

離開東峯，第二站是浙江淳安，淳安是郭履洲的防地。戴先生一行乘坐一隻竹筏子渡新安江，江水很急，不容易靠岸。岸上有一名士兵，手端步槍，大聲吆喝，命令竹筏子停下來。可是江水並不聽他的命令

，筏子將要靠岸，又被江水沖開。那位大兵先生有些不耐煩，也不知是生氣呢？還是緊張過度呢？朝着筏子要開槍。好在筏子上有一位非常勇敢的衛士，看見情況嚴重，縱身一躍，跳到岸上，把那個士兵手裏的步槍奪下來，否則真的不堪設想。

這是一件不尋常的舉措，無論如何，都不應當有這樣的態度。戴先生本來就聽說這個部隊的紀律不好，這樣一來，更加生氣了。當然這也是不可寬恕的罪行，爲了整飭軍紀，挽救這部隊的聲譽，不能不依法嚴加處罰以儆效尤。戴先生爲這件事情很難過，然後就以這一件事情爲題，讓每一個能做文章的士兵做



抗戰時期任別動軍指揮官現在台北的楊遇春將軍早年的照相。

一篇文章，發抒己見。當時好幾位幹部如王兆槐、麻清江、何芝園等都在淳安，大家分看做好的文章，準備挑選十幾篇比較好的，送給戴先生看。所有的文章千篇一律，都說那個士兵該罰，不應當用槍對準戴先生乘坐的竹筏子。祇有一篇文章替那

個士兵申冤，說不應該嚴懲。因為他是警告撐筏子的人，怕把戴先生掉進江裏，他並沒有喪心病狂，怎麼會對戴先生用槍呢？大家覺得這篇文章不好拿給戴先生看。楊遇春想了想，以爲其他的文章內容一樣，祇不過文字有好有壞，惟有這篇文章持相反的意見，而且言之成理，應當讓戴先生看看。結果戴先生非常賞識這一篇文章，認爲這一個士兵有見解，有膽識，是一個可造之材，決定送到熊村訓練班深造，戴先生獨具慧眼，往往可以從極細微的地方看出來。

在廣德，戴先生從忠義救國軍挑選了幾十個十五六歲無家可歸的孤兒，要帶回重慶，交給楊遇春統率。想不到他們動身回轉的時候，大雨連綿，公路上好多地方及橋樑被沖壞，汽車不能通行。楊遇春率領的少年隊，變成一隊非常強壯的工兵，一路上遇到沖壞的地方，立刻動手，該修的修，該補的補，很快修好，汽車通行無阻。戴先生不論對於甚麼事情，好像都有一種先見之明，事先令人莫測高深，事後才知道，凡事都有準備，深謀遠慮，所以能無往不利。

水陸統一檢查處泰和檢查所長曹飛鴻，是省主席曹浩森的女兒，戴先生返經泰和，要把他立刻扣押起來，楊遇春覺得很奇怪，這一次戴先生到東南，一路上都很高興，爲甚麼一到泰和就生那麼大的氣，要把人關起來呢？趕緊去向戴先生說情。

「你是好人，把別人看成和你一樣。」戴先生偏着頭，嘴巴繃得很緊，非常嚴肅地說：「你想想看！曹飛鴻憑藉主席姪兒這種關係，拿着主席的招牌來嚇唬同志，嚇唬別人，回頭再用我的招牌來嚇唬曹主席

。你想！像他這種兩面行騙，裏外招搖，佔盡便宜的人，再不嚴辦，我們的紀律還能維持嗎？」

楊遇春覺得在泰和，大家都是單位負責同志，現在他出了紕漏，不能袖手旁觀，見死不救。於是拉上別的同志，再去講情，担保要他以後好好幹，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。戴先生給他們天大的面子，答應不把他帶走。可是一回重慶，仍舊打電報到泰和，還是送到息烽，關了起來。戴先生賞罰嚴明，該罰的非罰不可，絕不讓紀律廢弛。也許這就是他的事業成功的原因吧？

工作第一 不重錢財

戴先生辭去財政部緝私署長兼職，楊遇春也不願意再幹緝私處長。一次戴先生到了衡陽，他去晉見，堅請另派工作。當時別働軍正需要調整，戴先生決定派他担任別働軍的第二縱隊司令，並且要他立刻到職。

「不行！」楊遇春趕緊說明：「緝私處還有二十萬元虧空，沒有報銷，不能一走了事，我得去一趟重慶，和緝私署算清賬目才行。」

「沒有關係，不必專為算賬，跑一趟重慶。」戴先生說着，回頭對跟隨他的會計說：「發給楊遇春同志二十五萬元，至於緝私處的賬目，回重慶後，告訴緝私署辦移交的人，替他結算清楚。」

「報告戴先生！二十萬足够了，不需要二十五萬元。」

「多留一些花花也好。」戴先生就是這種氣派，大手筆，明知楊遇春不亂花錢，偏偏多給他留下幾萬，要他花花也好。

軍統局的別働軍，多在敵後活動，補給非常困難，甚至根本沒有補給，一切都得自己想辦法，或者從敵人手裏奪取。軍裝不能按時更換，祇好穿破的舊的，可以縫縫補補，將就過去。沒有糧吃，肚皮却不答應，不得已，有時向老百姓借糧吃。他們沒有發過軍毯，冬天寒冷，夜裏凍得不能睡覺，有時向老百姓借棉被蓋。楊遇春率領的第二縱隊，當然不能例外。楊遇春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領，這些破爛隊伍，抗戰意識最強，認識最正確，同敵人打仗，收拾敵人，却要比正規軍凶得多，老百姓最看得起。

大概因為他們向老百姓借糧借被是事實，有些和軍統局過不去的人，好不容易拿到這些把柄，於是，向重慶告狀。當時參謀總長是程潛，對於實際情況弄不清楚，不知為甚麼，要把這些雞毛蒜皮的事，向委員長報告，說別動軍的紀律不好。委員長把戴先生叫去，問他究竟。戴先生承認那一個地區的駐軍是軍統局的部隊，兵站不能補給，軍隊又不能不吃，向老百姓借糧，的確也是事實。不過他向 委員長保證，楊遇春同志統率的部隊，絕對不會擾民害民。

本來，這是一件相當嚴重的問題，但是戴先生說實話，不隱瞞 領袖，又敢替楊遇春負責，成問題的問題，反而不成問題了。事後戴先生給他一份電報，要他注意部隊的紀律，要他了解軍統局的處境。既沒有說程潛告狀，也沒有提 委員長追問這件事，對同志信任，信任到這樣地步，別人能做得嗎？

楊遇春是江西瑞金縣人，有一次戴先生路過瑞金，不知爲甚麼想到他的家，特別去他家裏看過一次，並且留下一萬元。他家裏沒有寫信告訴他，戴先生也沒有提起過。事情過了很久，他才聽見同志們傳說這件事情。後來他回到家裏，家裏的人告訴他，有一位不認識的大官來過，還留下一萬元，他們問他貴姓大名，他祇是笑笑，說是軍事委員會的人，沒有留下姓名。楊遇春再問他們，來人是甚麼樣子，經他們一說，不是戴先生是誰？這件事，楊遇春始終記在心裏，感激戴先生對他逾格的愛護，難怪提起戴先生來，淚珠要在眼裏打轉呢！

